

大說

呂尚將西伯姬昌和姬度等一群人帶回自己家裡，呂尚現在好過日子了，他早就不做北門管領，大夫膠鬲飲水思源，當時若非呂尚，他也不能安居般地朝歌，大夫膠鬲送來一些侍女服侍馬氏高潤，馬氏也老了，雖有三子，卻不常回家，他們早就獨立生活，也需要養家活口，馬氏和呂尚的三個兒子都不喜歡回家，家裡只有烏龜殼和獸骨，還有一張大牛皮，他們並不稀奇。

大夫膠鬲對待呂尚沒話說，只要他喜歡的、想要的，他無不盡力張羅，況且大夫膠鬲今非昔比，隨手奉送的都是好物件，馬氏高潤也喜歡。

馬氏高潤只在私底下嘮叨呂尚，人前她可是不會罵他，況且現在都已經年老了，要呂尚有出息，等下輩子吧！

呂尚家裡的大堂有張大床，模樣和離宮大堂的那一張很像，只是尺寸小了很多，西伯姬昌很稀奇，尤其是大床邊有四張竹架子，堆放烏龜殼和獸骨，還有一包一包的布囊包起來的物件，整齊安放，卻不知裡面裝些什麼？大床上還有一張精雕細琢的小木几，床邊燃著一爐香，香煙裊裊，異常莊嚴。

西伯姬昌直上大床跌坐，與白色的呂尚面對面，隔著一張精雕細琢的小木几，其他人伺立一旁。西伯姬昌倒要看看，這個白髮老人搗弄些什麼鬼！

呂尚閉著眼睛不看西伯姬昌，過了很久，西伯姬昌先耐不住性子說話了，他說：「老人家

有事請教。」

呂尚聽他的言語模稜兩可，繼續閉著眼睛，不回答。

「老人家，我是西歧的西伯，有事想請教你，不知道你有什麼可以教我。」

這樣說就比較像話了！呂尚緩緩的張開眼睛，他早就知道了，對面這個人就是西伯侯姬昌，以前稱西昌伯，也是西歧的周公。自他認識小姬度以來，多少冬過去了，他都在等待西伯姬昌來找他，他想去西歧，向他推薦那些烏龜殼和獸骨，還有那張大牛皮。他聽說西歧有紫陽金，還有很多好物件，多少個冬天過去了！西伯姬昌就是不肯來見他，他也無緣和他認識，就算他想盡辦法認識了姬度和姬鮮，還替姬鮮做媒，娶了孤竹君三女，他們都沒來謝過他，一旁站著的散宜生，他也見過，現在他也老了。

散宜生早認出呂尚了，大夫膠鬲曾經帶他見過這個白頭髮的老人，當時他一聽說散宜生不是西歧西昌伯的世子，當下就變得冷淡了。

呂尚緩緩的摘下掛在床北竹架上的布囊，拍拍手叫來一個侍女，侍女端來一盆水，安置在床邊。呂尚請西伯姬昌盥手，接著另一個侍女拿著素布巾遞給西伯姬昌，西伯姬昌取過手擦乾淨了，侍女們將水盆和布巾都取走，退出大堂。

呂尚又請床邊的人少退，面向北面站立，接著呂尚請西伯姬昌焚香，西伯姬昌捻起一撮檀香，放到床邊的香爐，香煙乍起，一縷白霧衝向屋頂。

接著呂尚兩手捧出一枚匣裝的烏龜殼，將那枚烏龜殼直立在匣蓋上，匣蓋有個小機關，能將烏龜殼直立起來，然後呂尚慢吞吞的捧起布囊，放在香爐頂上，煙霧裊裊中，他嘴裡嘖嘖喃

喃，不知說些什麼……。

他舉著布囊繞行香爐三匝，行畢，呂尚的行為更慢，他去囊解鞞，置於木匣之東，合五十策，就是五十隻竹筴簧片，他雙手執之，再熏於香爐之上……。

西伯姬昌和床邊的一行人看著呂尚搗弄不已，無人敢發笑，這個樣子未免也太……太鄭重了吧！

呂尚此後，將五十策一隻一隻的放進直立的烏龜殼內，他數完五十隻竹片，又拿出來，握在手上，才對著西伯姬昌啟蒙，他說：

「假爾泰筴有常，假爾泰筴有常，某人姓名，今以某事云云，未知可否，爰質所疑於神、于靈，吉凶得失悔吝憂虞，惟爾有神，尚明告知。」

呂尚使西伯姬昌用右手取其一策，放進烏龜殼中，他自己將手上的四十九策分為兩把，分別放在木匣子的兩旁。

呂尚說了：「此為第一營，所謂分而為二，以象兩也。」

眾人聽得糊塗，可是西伯姬昌卻煞有其事的點點頭，彷彿聽懂了呂尚之言。

呂尚次以左手，取左邊一落竹片，再捻起右手邊那一落竹片其中一片，用左手小指頭勾住，他說了：「這是此第二營，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。」

呂尚緩緩舉起空著的右手，將左手拿著的那一把竹片子和小指所勾的那一支竹片攏握一起，單手將它分為四分，平放在案上，他又說了：

「此第三營之半，所謂一揲之以四，象四時者也。」

呂尚就這樣，變魔術一樣，輪流將案上的竹片子拿來拿去，又勾一隻又攏一團，又是分揲、又是穿插其中，他手法清楚緩慢，每做完一個動作，抽出其中一支竹片，他都有話說，他說了：

「：此四營之半，所謂歸奇於²扚，以象再潤者……，」他如此再舉動又再三說明，說的大家夥都糊里糊塗，連西伯姬昌都快要不耐煩了！

終於完成了，呂尚終於完成了他發明的筮儀！眾人都都鬆了一口氣！

西伯姬昌這下子都忘光了，接下來是什麼呢？

呂尚提醒他：「剛才不是已經啟蒙過了？」

西伯姬昌：「啟蒙？什麼？」

呂尚稍稍露出一抹微笑，他又對西伯姬昌說了一次：

「假爾泰筮有常，假爾泰筮有常，某人姓名，今以某事云云，未知可否，爰質所疑於神、于靈，吉凶得失悔吝憂虞，惟爾有神，尚明告知。」

西伯姬昌懂了，這個呂尚，裝模作樣，搗弄了半天，就是要套他說出自己的心裡話！

西伯姬昌也是老先覺了，他笑笑地直說了：

「我要問神、問靈。我！西伯姬昌，要入主朝歌為王稱帝，惟爾有神，尚明告知，可否！」

在場的各位啊！姬度、散宜生，南官括和閔天以及三個從人，人人都驚呆了！各個噤若

寒蟬！

1 揲：讀音舌。
2 扚：讀音月。

呂尚卻不慌不忙，好整以暇，將那些剛才搗弄半天的竹片攏起來，只拿出烏龜殼裡的六支竹片，他將六隻竹片排排放好，抬起頭正面迎向西伯姬昌的雙眼。

他說：「香餅之下，必有死魚。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故禮者，士之所歸；賞者，士之所死。招其所歸，示其所死，則所求者至。故禮而後悔者，士不止；賞而後悔者，士不使；禮賞不倦，則士爭死……。」

說來說去都是叫別人去爭、去死，什麼禮尊、賞賜都是要他人性命來換，真是惡劣。

西伯姬昌起身拜倒，他知道呂尚懂了！就算他是裝模作樣吧，可他這一席話，就足以讓他請呂尚回去當掛名的師傅，呂尚能叫姬發那個暴躁的兒子醒醒神。

師尚父

西伯姬昌出獵，遇呂尚於渭之陽，呂尚與語——大說，載與俱歸，為文武師。但是，事情也不是說說那樣順利。

西伯姬昌看呂尚是窮困年老矣！他也並非眩於呂尚的筮儀，而是真的被他那一席話——大說，給打動了。反正都是叫別人去死不用親自出馬，西伯姬昌深有同感。

西伯姬昌口條不好，呂尚卻是口才便給，死的都能說成活的，由他出面，叫其他人聽話做事，都比自己張口說不清爽好些，況且，呂尚外表修飾整潔，模樣出塵，大夫膠鬲就是從他身